

省長下道尹

知事一



將吏法言卷三四





將吏法言卷三目錄

省長下

貴儉

尙廉

懲貪

道尹

職守

察吏

巡方

型俗

將吏法言卷三

徐世昌

省長下

貴儉

宋李文靖公沆爲宰相治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弟維勸治第公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以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圓滿如意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王文正公旦范文正公仲淹皆宋名相也王嘗戒子弟曰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得事於侈泰平生不治田宅日子孫當各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帝以其所居陋欲治之

公辭以先人敝廬乃止范在杭州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爲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三公
者勛名蓋天下治第娛老亦不爲過而堅不許者以其所樂在彼
不在此也孔子稱禹卑宮室衛公子荆善居室有以夫今之人稍
一得意輒汲汲焉爲宮室妻妾計不但其心可鄙也卽以富貴而
論生存華屋零落山邱從古未有能久享爽鳩之樂者身操重柄
又值國家多難之時嘗膽臥薪尙恐不及而乃孳孳焉專爲一身
一家之計下儕於庸夫俗子之所爲其自居爲何等也

葉鎮作吏要言云款客當存古意在誠敬不在侈靡當以儉約率
先豈宜逐時競尙至會宴賓客如蔡文勤之五簋約未始不可以
訓俗也案朱文端公軾爲浙江巡撫讌客止五簋徐士林撫蘇時
宴僚屬滄浪亭亦以五簋爲度吳俗因之不變此今日所當遵以

爲法者。

蘇文忠在黃州嘗書云。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飯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明正統時。軒輓爲浙江按察使。待故舊。惟一豆。或具雞黍。則人驚以爲異。章文懿公懋。謂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居家留客。只一葷一黍。酒三行。魏文靖在家。客至留飯。只一肉一菜。二公可以爲法。徐莊裕家居儉素。每過往還之家。見陳設過盛。則愀然臨觴。不樂。遂不舉筋。或勸之曰。吾今日心齋。當茹素。里中有化之者。案之數。公之清風亮節。千載下思之。猶有餘味。今雖不能強人效法。而口腹之欲。稍從儉。嗇本其意。而量力爲之。亦可以風世厲俗矣。司馬文正公嘗言。

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或通七行。酒
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野。菽菜羹。器用磁漆。當時士大夫
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
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名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
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
者鮮矣。嗟乎。風俗頽敝。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觀司馬
之言。知當日士大夫之競爲侈靡。與今時蓋亦相類。爲長官者有
轉移風化之權。好惡從違。捷於影響。是在爲上者。有以表率之也。
唐代宗以楊文簡公綰同平章事。制下之日。郭子儀方宴客。聞之。
減去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卽日省之。止存
十騎。中丞崔寬第宅宏侈。亟毀撤之。楊公清簡儉素。爲朝野之望。
甫命爲相。而王公貴人皆爲改行。不敢恣爲奢侈。今日之省長百

城之率也。若變奢爲儉，祇旦暮間事耳。然此事非以身率屬不可。漢王暢，桓帝時拜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嘗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被裘刈薪，夫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雖以不德敢慕遺徽。

晉范甯云：人性無涯，儉奢由勢。今兼并之室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由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騫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衛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

誕成俗宜考其業尙試其能否驗其鄉黨然後升進如此非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

晉傅咸剛直有大節以世俗奢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官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珠飾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書奏朝廷嘉之

北魏高允拜中書令歷事五帝出入三省五十年魏主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緇袍廚中鹽菜而已賜以粟帛拜其子悅爲郡守允固辭

北魏韓麒麟拜齊州刺史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略識古先

哲王經國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今京師人庶不田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餒今冬京師遇旱而穀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今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

唐賈敦頤貞觀中歷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敝車羸馬數匹羈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刺史也唐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穎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唐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遣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
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於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輿自宅
出從婢二人青衣襪襍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
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宋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
時

遼張儉官至右丞相封韓王衣惟細帛食不重味方冬奏事便
殿帝見其衣袍敝惡問其故對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尙奢
靡故以此諷諭之上憐其清貧令恣取內庫物儉奉詔持布三
端而出

明車純爲湖廣巡撫服素茹淡蕭然如布衣乞歸瀕行士民遮
道挽留車不得前所攜惟圖書數篋衆歎曰是都御史裝耶

明軒輓正統五年擢浙江按察使前使奢汰輓力矯之寒暑惟一青布袍補綴殆徧居常蔬食妻子親操井白天順初召拜刑部尙書數月引疾歸帝召見問曰昔浙江廉使攷滿歸行李僅一簞乃卿耶輓頓首謝賜白金慰遣之

清張清恪公伯行歷官二十餘年未嘗攜眷屬初任濟甯隨行止四人撫閩十二人撫吳十三人日用蔬菜米麥尺帛寸絲以至磨牛碾石皆自河南運載之官初歷閩官廨帷幕皆錦繡驚問吏以行戶鋪設對盡撤還之比移吳先檄所屬禁陳設無錫令送惠泉受之後聞亦派民舟載送卽卻不受

清湯文正公斌之爲巡撫也其夫人及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夏從質肆中易苧帳自蔽春野薺生日采取和豆羹民間至以諺語呼豆腐湯偶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斌愕曰吾至吳未嘗

卷三
食雞誰市者乎僕叩頭曰公子斌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
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
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遣之斌生日縉紳知公絕餽遺惟
製屏爲壽辭焉啓曰汪琬撰文在上命錄以入而返其屏

清朱文端公軾累官浙江巡撫首除供億陋規減儀從食糲衣
粗飭吏胥毋曳紈綺墨吏望風解綬去浙俗婚喪尙侈靡乃著
家儀益以士相見鄉飲酒禮刻行之陋俗丕變

清徐撫軍士林性廉儉撫蘇時賀長至節天寒裘禿按察使包
括以貂裘假之士林披之如忘涕唾交揮家僮耳語曰此包公
衣也士林惶然少頃論公事快揮灑如初聽訟飢家人供角黍
且判且啖髭頤盡赤蓋誤硃爲飴筆筯交下不復能辨晚坐白
木榻一燈熒然手批目覽雖除夕元辰勿輟幕下客憐之治具

觴之士林猛噉不問是何精膳其平素精神夢寐知愛民憂國而已故於服食居處人以是供己以是受泊然無所容心也

尚廉

仕途龐雜至今日亟矣爲長官者苟非整躬率屬嚴肅官箴則吏治之壞正不知伊於胡底也漢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賢不肖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吏民皆恐懼改行自新王尊守安定出教告屬縣曰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敕掾功曹各自砥礪其不中用趣自避退蘇章爲冀州刺史舉正其故人爲清河太守者州境望風生畏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命褰之百城聞風竦震諸有臧過者悉解

印綬去羊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羸服閒行侍童子一人觀歷
縣邑探問風謠然後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郡內
驚竦莫不震懾爲長官者苟能以官箴自勵舉劾無私則化貪爲
廉直一轉移間耳澄清吏治爲省長專責勿市恩勿枉法清廉者
獎勵之貪污者劾治之如齊之賞卽墨誅阿大夫故事如此吏治
肅然未有不蒸蒸日上者呂叔簡有言曰變民風易變士風難變
士風易變仕風難若果如尹翁歸王尊等之正身率下夫亦何難
之有

蔣伊臣鑒錄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東山嘗言士大夫清廉便是七分人了
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也又云楊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
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臥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日

若促裝者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攜家屬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撐敝篋於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搏擊豪強拒絕宦寺悉無所畏嘗有一貴人一日命市薪六百貫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乃買柴六百貫耶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此卒者多矣

晉胡威父質爲荊州刺史時威自往省貧無僕從身自驅驢每至客舍皆親樵爨既至見質停廡中十餘日辭歸質賜絹一疋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質曰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質帳下都督思結威好乃先威未發請假實隱爲資裝於道要威既與威同行數百里每事資威威疑之誘問知爲都督卽與以父所賜絹謝而遣之後以聞於質質杖都督除其名父子清慎如此歷遷徐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

武帝語及平生因歎質之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何以爲勝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唐李日知官侍中屢乞骸骨詔以刑部尙書致仕日知將有請不謀於家歸乃治行妻驚曰產利空空何辭之遽日知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何厭之有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也

唐崔元暉官至同平章事其母盧氏嘗見之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資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暉遵教誠以清謹見稱

多之何對是
之其意者是
市人宜無子
傳於家

論者以知以琴
鶴自隨之義
再知成都傳此
而為之手

唐崔戎爲華州刺史吏以故事置錢萬緡爲刺史用戎不取及徙兗海沂密觀察使乃召吏籍所置錢享軍曰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

宋趙抃知成都政尙清簡神宗召曰聞卿四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何其介也再知成都止一蒼頭執事并琴鶴去之矣馮京代爲守悉循其舊曰趙公所行不可改也

宋杜衍以太師致仕封祁國公衍雖家居聞國事可憂愀然若任其責者操行清介不殖私產第室卑陋處之裕如也卒謚正獻

明王恕巡撫雲南不挈僮僕惟行竈一竹食籬一日給乳豆二塊菜一束懸示云欲攜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己奉公豈肯縱人壞事人皆錄其辭焚香

禮之

明耿九疇爲兩淮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之清不如使君之清天順初欲舉廉介之士以風天下首召用爲都御史後爲尙書子耿裕遵其父教世守清修不營產業不治第宅蕭然無異寒素亦官太子太保吏部尙書

明李遠菴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菴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既久有一布鞵在袖邊巡不敢出遠菴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子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菴取而著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

明劉大夏累官兩廣總督諡文忠嘗言居官以正己爲先不獨當戒利亦當遠名又言人生蓋棺論定一日未死卽一日憂責未已其被逮也方鋤菜園中入室攜數百錢騎小驢就道赦歸

有門下生爲巡撫者。枉百里謁之道。遇扶犁者。問孰爲尙書家。引之登堂。卽大夏也。朝鮮使者在鴻臚寺館。遇大夏。邑子張生。因問起居。曰。吾國聞劉山東久矣。安南使者入貢。曰。聞劉尙書。戍邊。今安否。其爲外國所重如此。

明楊繼宗。成化初爲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憲宗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九載秩滿。超遷浙江。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敏在司禮。每于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聞母喪。立出驛亭。下盡籍廨中器物。付有司。惟攜一僕書數卷而還。

清張清恪公伯行。遷江甯按察使。吏白故事。送督撫贄約金四

千伯行曰我誓不取民一錢焉辦此康熙四十六年聖祖南巡入對聖祖曰朕向原認識爾到江南卽知爾爲清官復顧督撫臣曰張伯行居官何如皆曰好大學士張玉書對亦如之聖祖曰江南更有如此好官否皆曰無聖祖曰然則爾等何以不保舉今朕自保之他日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主否則笑朕不知人遂擢福建巡撫治尙嚴明貪吏奸胥盡寘之法政教大行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粟民脂民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時傳誦之聖祖令移撫江南與總督噶禮不合以病乞休有詔張伯行操守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五十年江南鄉試副考官趙晉與總督交通關節榜出譁然士子昇財神入文廟正考官左必蕃不自安疏聞伯行亦據實奏上命尙書張鵬翮侍郎赫壽出按其

事公與總督暨安徽巡撫均會鞫時舉人程光奎吳泌已具服
藩司吏李啓與家僕軒三營弊軒三者總督闖人也於是總督
持其事且索銀五十萬保無事張尙書因其子懋誠任懷甯令
恐遭陷害亦瞻顧掣肘讞莫能定明年春伯行劾督臣抗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國典以彰公論總督亦飛章訐伯行不肯出
洋捕賊及誣陷牙行張元隆諸款上命俱解任付使者雜治尋
奏伯行劾噶禮索金事全虛應奪職贖徒上切責張鵬翮赫壽
掩飾和解命尙書穆和倫張廷樞覆訊如前上以伯行爲天
下清官第一責諸臣變亂是非且曰朕自幼讀書研窮性理如
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凡爲清官何所賴以
自安乃命九卿翰詹科道再議議上聖祖復諭曰爾等身爲大
臣旣知張伯行清廉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旨始同聲贊

其清亦已晚矣。宜體朕保全廉吏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庶海宇嘗享昇平之福。遂命復任，而黜噶禮。尋擢焉。方伯行之解職也，百姓罷市，哭聲殷揚城。且議相率叩閭。伯行慰諭再三，環泣不肯退。蘇州等郡相繼報罷市。士民扶老攜幼，具蔬菜來獻。伯行辭皆泣曰：「公在任，止飲吳江一杯水。今將去，子民一片心不可卻也。」乃取腐一塊、菜一束，衆仍委地去。獄具回蘇揚人慮途中不測，將集江干護行。衆數萬，伯行聞之，五鼓登舟。比曉已渡江，抵蘇寓楓橋。士民獻菓蔬，如在揚時。七月復赴揚聽勘。回蘇時，比戶焚香遮道，不可行。及復任，士民歡忭，拜龍亭，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相率詣闕跪香進疏，願各減年壽一歲，祝添聖壽萬年。上聞大悅，而全閩士民始奔號呼，籲旣而頌恩祝聖，亦與江蘇不約而同。自是伯行直聲浩氣震天下。

清趙恭毅公申喬康熙四十一年由浙江布政使擢巡撫藩庫有羨銀二千兩封識以授代者曰吾前奏銷不費一文錢後將難繼得此足辦一歲事矣勿更擾民也自藩署移撫廨襪被一肩書數簏而已申喬嘗言官清非僅不名一錢也須兼廉明二義廉者一塵不染明者一毫不蔽兼之斯可謂清若惟一介不取而處事糊塗人將安賴吾自信差免糊塗而已

清周克開爲浙江糧儲道當是時王亶望爲浙江巡撫吏徵糧皆毒民以奉上官克開素疾之至浙身自誓不取絲毫潤請於巡撫約與同心巡撫始應曰善而厭之甚無術以去之也反奏譽其才優調杭嘉湖海防道年六十一卒身後家無餘貲而王亶望卒以貪敗世言苟受克開之言豈徒國利亦其家之安也故天下稱廉吏者必曰周克開云

清鄭中丞端爲安徽布政使故事有奇羨恒外儲以留佐公需爲名端悉令付簿入歲會自爲監司以來凡公用皆以身任不派取屬吏絲毫

清陳清端公瑣在官衣布素起居止一廳事昧爽治事夜分始罷自奉惟草具蔬糲以勞卒官屬纘時一緜袍覆以布衾而已同寮入視者莫不感泣上諭閣臣曰朕亦見有清官然如陳瑣者實罕見前在臺灣道任內所應得銀三萬兩俱於公事動用署總督印務應得銀兩亦未分毫入己來京陛見時曾奏稱貪取一錢卽與百千萬金無異人所以貪取者皆因艱於用度臣初任知縣便不至窮苦卽一錢不取臣衣食亦能充足等語今觀其居官實能踐所奏之言誠清廉中之卓絕者不加表揚何以示勸其追授禮部尙書

懲貪

貪之爲害大矣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左氏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故古者貪以敗官制爲墨刑後世愈加重焉蓋非極法不足以警其貪也向讀孟子一書以爲孟子不言利近於迂談及躬丁今日始知上下交征之禍至爲劇烈欲國之不危不可得也昔羅馬欲伐阿非利加某國其君聞之至羅馬徧賂其朝士貴人羅馬大喜卒無事而還臨行指羅馬城曰此城可以貸取也貪之禍國如此尙書伊訓制官刑徇貨爲十愆之一曰卿士有一於此家必喪邦君有一於此國必亡今欲肅官方伸國紀必自懲貪始

韓非子曰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多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

成居

謂積聚而富

幸也其子因私積聚其姑以爲多私而出之其子所

女之不以彼也

為記官至不

視職為恥也

以多積聚自

多世之至此

為何之哉

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

教子非謂教子聚斂為非其父不自

罪而祇知其富

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戰國之士習

大抵與今時無甚懸異為女者至不以被出為非為官者至不以

視職為恥廉恥之道掃地盡矣苟不嚴為懲治吏治民生之害正

不知伊於胡底也明海忠介公瑞嘗疏言陛下厲精圖治而治化

不臻者貪吏之刑輕也若以為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

祖法剝皮囊草及吏枉法八十貫論絞律謂今當用此懲貪予謂

前袁大總統頒行官吏枉法贓至五百元以上者處死刑之令亦

猶忠介之意也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曰嗜魚不受何

也曰惟嗜魚故不受也受魚而免相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

相長自給魚矣夫食君之祿不應受人之賄受人之賄即不復食

君之祿是以祿易賄也。既以祿易賄，必以賄易身。是失祿失身，并失賄矣。猶所謂西域賈人得美珠，剖身而藏之，身既亡，美珠亦何有不亦愚乎？夫一魚且不受况賄之大者乎？故觀人者必於其微。案此與空庭懸魚受瓜不割同一意也。真西山先生云：士大夫一點貪污便爲大惡。公儀休其知之矣。

羊不慕蟻而蟻慕羊者，以其有羶行也。表邪者必無直影，路曲者必無正行。故欲治人者必先治己，己不能正而責人之不正，己不能廉而責人之不廉，未有能效者也。曾子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省長爲羣僚之表率，懲人之貪必自懲己之貪。施清惠公維翰謂禁貪之法甚備，而州縣多以賄聞者，監司爲之囊橐也。監司取諸州縣，州縣不得不取諸吏民，惟懲大貪則小貪自止。世祖時嚴懲貪之典，左都御史朱之弼疏言有嚴令之名。

無行令之實若更法變制但擇撫按一大貪者懲之撫按一大廉者獎之則衆貪懼衆廉奮矣魏敏果公象樞亦謂國家根本在百姓百姓安危在督撫督撫廉則物阜民康督撫貪則民窮財盡皆探本之論也康熙時郭制軍琇令吳江時簞簞不飭巡撫湯文正公斌詰其貪狀琇曰上官不貪屬吏不敢貪遂立誓以治行自贖令役擔水洗大堂及內室以示更新遂一變爲廉吏且致位卿貳以名臣顯足見貪廉之權操之自上不得盡責之有司也

官由賂得政以賄成自古吏治之壞未有不由此者湯文正公爲江甯巡撫或議改法公曰官之失德寵賂章也不此之懲而恃區區之法乎明萬歷間謝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爲上官屬吏者甚勿以盜自居也

中華民國三年十月二十四日申令云昨據司法部呈覆判決王治馨納賄婪贓一案業飭依法執行顧念京外官吏如王治馨其人者未敢信爲必無恙後懲前不可不引爲大戒國家之敗由於官邪賄賂公行國無不亂京師爲首善之區觀瞻所繫各部院局長官固宜清白乃躬以轉移風氣爲己任外省自巡按使各道尹以及財政高等審檢廳長均有用人之責無論地方知事與民最親關係特切卽經徵之吏司法之官皆與人民有切近利害如果政以賄成官以利市不特薰蕕莫辨曲直混淆庶政因以墜壞且長官取諸屬吏卽使爲數無幾而屬吏之倍蓰取償於人民者其受害奚啻數十百家痛苦之深何堪言喻此等枉法婪贓比諸盜賊殺人劫財殆有過之悖入悖出理無或爽一經發覺雖去官已久猶必按律逮問盡法嚴懲身敗名裂悔將何及欲爲盈封殖長

子孫計不其愚之甚乎現今國勢艱危果令上下一心孜孜求治猶慮不足圖存設再食濁成風其何以國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國之肥也而小廉必自大法始凡爾有位其共勉之

廣濟吳臨翰官吏懲貪錄序云昔鬪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財積寶歸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財積寶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矣嗚呼一令尹如餓豺狼識者慮其國之必亡安有多數官吏如餓豺狼而其國尙可圖存者乎嘗思水界無障礙物而輪舟通陸界無障礙物而火車達氣界無障礙物而飛艇高張政界行政何獨不然吾政界障礙物前日曰暴民專制而已今日曰官吏貪污而已於是爲官吏懲貪錄六編聊以此作我政府驅除餓豺狼消滅障礙物之助云

爾

周蔡昭侯朝楚楚令尹子常不加禮而求賂昭侯怨之吳與唐蔡同伐楚遂覆楚國

漢丞相田蚡多受四方賂遺田園極膏腴每入奏事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何不遂取武庫

北魏汝陰王修義爲吏部尙書惟事貨賄授官大小皆有定價時中散大夫高居者有旨先叙上黨郡缺而修義私已許人抑居不與居大言不遜修義命左右牽曳之居對衆呼天喝賊人問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賊居指修義曰此坐上者違天子明詔物多者得官非大賊乎修義失色

唐元載代宗時拜中書侍郎關通貨賄凡求仕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客城中開北第室宇甲當時名姝異妓禁中不逮帝嘗

戒之不悛後帝怒收載下詔賜死妻子亦賜死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官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鄭瑄曰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九十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石之理亦愚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每死於財貨可笑也宋賈似道爲太師平章一時端人正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賄以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至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喪於外匿不以聞民恐於下誅責無藝愚夫愚婦莫不思逐去之似道卒以有罪免

宋曹翰奉使江南中主日以食物珍果餉翰翰必連器皿悉留之旣而純銀果合都盡間用他合卽不受中主不得已令近臣督工匠鍛金造器用猶不足一日宴於便殿出兩副水晶盤盞

以爲飲器翰屢目之因以贈翰翰曰此珍異之物當歸以獻天子父母若見必欲取之奈何中主又加二副前後所獲無慮數十萬及南征金寶亦鉅萬且上言曰臣於潁州造佛寺頃見廬山東林寺有五百鐵羅漢願載以歸上許之於是調撥官船十餘艘載其所獲各以羅漢置其上時人目爲押綱羅漢太平興國初爲威遠節度使強取民間絲帛菽粟爲汝陰令孫崇望所奏獄具免死流登州家籍於官死後數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

元桑哥專政凡詮調內外官由於已而宣敕當由中書桑哥以爲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並付尙書省由是以名爵爲貨而販之綱紀大壞人心駭愕桑哥卒以貪敗死

明趙忠毅公南星疏陳天下四大害州縣長吏遷授太輕郡守

不問才行而撫案論人賊私有據不曰未甚則曰任淺概止降
調其意以爲惜才不知乃惜不才也吏治日汙民生日瘁是謂
州縣之害

明嘉靖時嚴嵩當國其子世蕃實濟其凶賄賂通行侈肆無狀
世蕃積貲滿百萬輒置酒一高會其後四高會矣而乾沒不止
卒至世蕃伏誅財產抄沒嵩且寄食故舊以死

清乾隆四十二三年以後和坤尊寵用事以聚斂自豐是時督
撫如國泰王亶望陳輝祖福崧伍拉納浦霖輩賊款動至數百
萬之多皆恃和坤爲奧援用事二十餘年康雍乾三朝元氣盡
斲喪於一人之手嘉慶四年爲御史廣興給事中廣泰王念孫
等所劾卽日奪職下獄尋賜自殺其家財先後抄出凡百有九
號就中估價者二十六號已值二百二十三兆八千九萬兩有

奇未估價者尙有八十三號論者以比例計算又當八百兆兩有奇

清康熙五十四年佛尼勒勘實太原知府趙鳳詔貪墨不職疏言枉法受贓例應纒首鳳詔爲左都御史趙申喬之子受恩深重法應加等擬監候斬九卿擬改立決鳳詔遂伏誅

清錢澧爲御史疏劾山東巡撫國泰貪黷穢亂虧帑數十萬金國泰者大學士和珅私人也疏入高宗立召對澧力陳東省虧空狀上曰當遣和珅往勘澧意不謂然上察其辭色徐曰然則爾同去可也澧拜命出不俟和珅先數日行微服止良鄉見幹僕乘良馬過索夫役甚張跡之則和珅遣往山東齎信者也澧詳審其貌未幾僕還遇諸道叱止之搜其身得國泰私書具言借款填庫備查等事中多隱語立奏之和珅至見澧衣敝贈輕

襄請易峻卻之知不可私干又知謀已洩故治獄無敢傾陂比
反命上持示國泰私書曰朕早悉其詳無待覆奏也於是國泰
遂伏法

道尹

職守

今之道尹卽舊制之分巡道也但其中無府州之隔闕爲地方行
政之中樞一省之大或數十縣或百餘縣省長一人耳目卽甚明
察萬難徧及於全省之官於是設道尹以分蒞之有司之賢否政
治之隆污地方之利弊全責之道尹一人之身職至重也今之爲
道尹者乃自視爲閒曹尸居受祿未聞劾一令舉一賢不過循例
出結畫諾相與委蛇而已顧名思義殊失國家設官分職之意以
後省長宜重道尹之權道尹亦宜自舉其職整躬率屬勿自視爲

具官也

明吳貞肅公麟徵言安民之本在守令郡守廉縣令不敢貪郡守慈縣令不敢虐郡守精明縣令不敢叢勝宜倣宣宗用況鍾故事精擇而禮遣之假便宜久任民生疾苦吏治臧否使得自達天子今之道尹實兼郡守之職省長之所倚爲耳目者也故道尹之權不可不尊道尹之職不可自棄宜略仿宋史以四課考縣令以七事考監司之法損益而行之

道尹本非閒官苟勤於所事則庶政紛繁且有日不暇給之慮蓋地方應辦之事甚多雖有省長督促於上必事事待令而行則道尹等於駢枝不反多一承轉之煩乎况道尹執行道內行政事務官制本有規定苟爲法令所許豈宜放棄職權故有事關重要爲省長覺察所未周籌慮所未及者固當遇事直陳秉承辦理卽尋

常細瑣官吏以爲小事在人民視之皆大事也有道尹就近督責
既可以促庶政之進行其有處分不公或措置失當者及時糾正
人民之受累既少官廳之省事已多此勤能獲益之效也

浙江政務廳

長馮學
書條議

察吏

爲上官者當持大體臨蒞屬員宜留體面爲改過自新之路管氏
奪下邑三百而不怨不僅恃威已也漢薛宣之守左馮翊察知高
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
湛並移書顯責游之諸罪令詳思之二人皆解印綬去史稱其仁
恕最得馭吏之法又宣得吏民罪名輒召告縣長吏使自行罰曉
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
懼諸若此者尤得大體

隋初刺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甯州總管柳彧上表曰昔漢光武與二十八將披荆棘定天下有功成之後無所任職伏見詔書以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干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臨民蒞職非其所解所損殊多上善而免之李義山西郊詩譏切武夫牧民之弊言尤痛切縣宰爲一邑生民所託命慎勿以雜流濫充其數也

人稱北齊濟北太守崔伯謙曰長吏憚其威嚴人庶蒙其恩德此爲上官之法也蓋屬吏見憚於上官則不敢貪戾自恣而人民隱受其福矣

大城劉都御史樅授山西河東道下車卽榜其署曰存心似水執法如山蓋惟廉而後能法否則己先違法而又焉能執法耶其爲巡按時疏陳舉劾無徇虛名宜進悃幅吏而抑巧宦禁交接以清賄賂之源皆關民生吏治之要者

漢代考課之法刺史課郡守郡守課令長一切刑獄盜賊租稅漕運農桑戶口墾田錢穀莫不有課宋世監司考察守令定爲三等九事四善等目法至密也現今厲行三級制省域綦寬省長一人之身考察難周不能不分寄耳目道尹於所屬知事管轄接近聞見較真自應認真攷核以盡當官之責倘或虛應故事爲循例之空言或見好下僚爲過情之虛譽則道尹一級爲虛設矣是宜各矢公誠實事求是毋蹈敷衍之習毋存迴護之心毋以一時之愛憎一事之得失爲任意之品評簿書不足以課殿最當驗之於措施左右不足以寄腹心當徵之於輿論長官能公正嚴明庶屬吏敬而生畏其有裨於吏治者多矣

浙江政務廳廳長馮學書條議

巡方

漢時太守皆有行縣之責其賢者屬吏皆畏其明察威信其不肖

者往往授柄屬縣持其短長賈琮有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故省長寄耳目於道尹代爲巡方省俗觀民是其專責非可以坐視民瘼已也方今司法獨立訴訟之事道尹雖無審理之權而帷軒所蒞如黃霸之語次尋繹問它陰伏以相參考則官之賢否事之是非未嘗不可以上達長官下通民隱至於地方實業教育外交財政警察選舉林墾等政雖有專管廳局而勸導之方道尹之力較之廳局爲尤大特患藉詞推諉不肯實心作事耳

型俗

世道人心之壞遷流至於今日若不及早整頓必至不可收拾道尹表率吏民宜以維世道正人心爲先務文翁爲蜀郡守以其地僻陋立學官祀先賢次則教之以孝弟力田之道於是蜀地大化韓延壽守東郡上禮義好古教化舉行表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

學官復鄉射吏民皆敬畏趨向之衛颯爲桂陽太守郡接交州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禮期年邦俗從化此皆古人行之有成效可稽者語云湍流激於橫石急颯止於勁柏上行下效感化之速易如轉環况窮陬僻壤之子漸染未深回心嚮道教導尤易孔子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卽謂此也

將吏法言卷四目錄

知事一

職守

讀書

貴廉

貴儉

勤政

親民

養民

教民

將吏法言卷四目錄

將吏法言卷四

徐世昌

知事一

職守

知事者舉一縣之事而付託於己之一身有一事之不知卽爲曠官卽爲負職夫一縣之事至纖至悉也非運以至纖至悉之心誠意以求之全力以赴之則於知有未盡卽於事有未詳故知事之職首重在知知之則一縣之事常懸於心目之中利何者當興害何者當去所欲者何以與聚所惡者何以勿施視民之事如己之事視一縣之事如一家之事是之謂知事

蔣伊云世上沒箇好做的官纔說做官好便不是做好官的人李紱有言曰勞心之苦甚於勞力不獨牧令爲然而牧令尤甚自設

官分職以來固以極勞苦之事責之而非以爲我逸樂之具也今試以一身爲一家之主仰事俯畜胥責之一人卽數口之家無不以爲苦者况邑大者數十萬戶邑小者數萬戶其數萬戶與數十萬戶之身家羣責之官之一身而尙得以爲我逸樂之具耶故必知苦乃能孳孳夙夜不遑而職無不盡矣

王植嘗試語云按縣令皆署曰知某縣事夫縣令何事民事卽其事民之黠者爲胥役或藐法以蠹民或舞文以欺官所以約束之者有事民之秀者在學校何以正品術何以倡風化所以鼓勵之者有事民之愚者爲鄉役里氓凡勤儉之道禮俗之節作奸犯科之誠所以曉示之者有事由是相其地之所宜而爲之興利除弊於案牘則速理之於刑獄則慎恤之於娼賭則廢禁之於倉庾則時省之於潛修芳潔之士則優禮之於急公樂善之家則獎勵之

於城垣祠宇橋梁津渡之屬則修葺之總期以民事爲己事否則非能盡事之實者也又按知縣之知其義爲主然旣曰知某縣事則一縣之事皆所宜知而縣者鄉之積鄉者人之聚計一邑之中爲鄉幾何一鄉之中爲戶幾何其中紳衿若而人胥役若而人家大族爲誰客商旅寓爲誰畸零住戶爲誰耆老七十以上嫠婦十年以外爲誰市肆何日廟觀何所水渠河津橋梁何處因其俗之所敝而爲之撫字教誨勸農示儉以厚其生敬老表節以惇其俗旌善別慝以起其恥興學課士以養其才實行保甲以辨其類慎選鄉保遴舉族長以平其爭總期以己心求民心否則非能副知之名者也

朱性齋作吏管見云左圖右史乃爲實學居官亦然縣境山川村落道途遠近必繪一圖至村莊之大小煙戶之多寡圖所不載非

册不明宜將境內幾鄉幾里每里所轄某村煙戶若干內有衿士書役保甲之姓氏棍徒案匪之名號逐一造入以鄉統里以里統村並註明離城水陸幾里有市集馬頭及官倉社穀一一註明其應徵錢糧不能逐戶逐村止於某里下註明總數凡圖難繪者列之於册册未明者考之於圖遇有水旱災荒賑糶搬運米穀可以按册而稽按圖而定奉文查拏要犯奸宄亦有方所不至通縣票差四出驚擾矣平時費此心思考訂明白彙造簡明一册臨時易於措置事半功倍但不可視爲尋常案册聽書吏查造自己全不經心耳

讀書

居官須時時讀書臨事之時方有見識方有把握書曰學古入官傳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子路使子羔爲宓宰孔子謂

賊夫人之子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則譬之製錦未能操刀而使割以其不讀書也漢之循吏多本儒術故吏治爲盛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此仕學一貫之道也

語云不學無術術者何行政治民之術也漢時爲牧令者絀於經術往往爲時論所不取以薛宣之吏治而史稱其經術淺爲天子所輕張敞循廣漢之迹而以經術自輔故能自全免於刑戮觀此則知兩漢牧令之官蓋無不出於儒士何武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學術治術本無二致也後世仕途龐雜又往往輕視州縣於是吏治始不可問唐馬周嘗諫太宗曰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百姓未安殆由於此故顏習齋先生謂臨民之官萬不可雜用別途安肅徐致初棟傳顏李之學者嘗言天下事莫不起於州縣州縣理則

天下無不理稱州縣之職不外更事久讀書多而更事在既事之後讀書在未事之先則讀書尤要鄭康成之注經也時引漢律讀書兼讀律尤當今之要務也

貴廉

蘇綽之論吏治也曰身不能自治而欲望治百姓是曲表而求直影也行不能自修而欲百姓修行是無的而責射中也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裴俠曰清者蒞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故周官以六計弊羣吏皆以廉爲本也

無冷心不可以居官無熱心不可以辦事冷者無名利之心升沈榮辱置之度外熱者視國事如家事只問是非不顧利害古人云鐵面冰心蓋有冰心而後能鐵面所謂無欲則剛也反是則孟子所謂熱中也莊子曰朝受命而夕抱冰我其內熱與言一居官則

患得患失之心焦灼於中卽孟子熱中之謂也熱於居官必冷於辦事若視官如敝屣則冰心鐵面復何所顧忌係戀而不敢爲耶漢張堪爲蜀郡太守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漢孔奮爲姑臧長姑臧通貨羌胡市日四合稱爲富邑每居縣者不數月輒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躬率妻子甘菜茹當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身處脂膏力行清潔爲人所笑隴蜀旣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竟川澤唯奮單車就道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今去何以報德遂共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

卷四
漢董宣爲洛陽令五年卒惟布被覆尸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
帝聞而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漢時苗爲壽春令初乘黃特車之任歲餘生一犢及去謂父老
曰是爾土所生非我有也留之而去

北齊蘇瓊除南清河太守郡中致仕太守獻新瓜一隻留置廳
事梁上竟不割人聞受瓜欲貢新菓至門問知瓜猶在相顧而
去

北周裴俠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民如子所食惟菽麥鹽
菜吏民懷之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守俠曰以口腹役人
吾不爲遂悉罷之因并罷供役丁夫亦三十人去職之日一無
所取民謳之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
與諸牧守俱謁宇文泰泰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俠清慎奉公

爲天下最今衆有如俠者可與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乃厚賜
俠朝野歎服號獨立君

隋房彥謙爲涇陽令所入俸廩悉以周舊故謂子元齡曰吾無
所遺但清白二字爾

隋趙軌爲齊州別駕被召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官清如水請
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

唐元德秀爲魯山令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笥餘
一縑駕柴車去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

唐蔣洸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麾下曰蔣洸
令縣供億當清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唐鄭綰字蘊武除廬州刺史黃巢掠淮南綰移檄請無犯州境
巢爲斂兵州獨完秩滿去遺錢千緡藏州庫後他盜至曰鄭使

君錢也不敢犯

宋楊萬里司漕江東有俸給萬緡留庫中棄之而歸退休南溪短椽土階如田舍三世無增飾長鬚赤腳才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史良叔守廬陵官滿來訪入門升堂目之所見無非可敬可仰可師法者因命畫工圖之而去宋劉道原家極貧然一文不敢妄取於人歸自洛陽冬寒尙無衣具司馬溫公以一二衣襪及溫褥盡之固辭強之乃受及至潁川悉封以反溫公歎曰於光不受於他人其肯受乎

明張曷由鉛山知縣擢四川副使引疾歸環堵蕭然都御史王璟以振荒至餽曷百金堅拒不得受下戶饑民粟以答其意知縣丁洪鉛山所取士也旦夕候起居爲具蔬食曷曰吾誠不自給何可以此煩令君卒弗受炊煙屢絕處之澹如及卒含殮不

具洪爲經紀其喪

清郝尙書維訥官福建時閩人有以計借入謁其父傑者傑時爲戶部侍郎居第不容旋馬室無糝漆交牀坐器傑服澣濯衣出見曰吾兒在閩其得告無罪於百姓乎人生親老家貧多不得爲廉吏今吾藉先世薄田足饘粥吾勞於此分祿以養其妻子所以勸爲廉吏也

清陸清獻公隴其六世祖溥官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勢甚危跪祝天曰舟中一錢非法者願葬魚腹漏忽止且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始遷居泖上築堂曰三魚其文集稱三魚堂者以此

清衛立鼎知盧龍縣會聖祖命魏象樞偕吏部侍郎科爾坤巡察畿內至盧龍已治具不食但啜茶一甌曰令飲盧龍一杯水

將吏法言卷四
吾亦飲令一杯水格文清公爲直隸巡撫以事至其縣謂之曰
令之苦無異秀才時然做秀才自苦耳今自苦而百姓樂非苦
中之樂乎

貴儉

容城孫夏峯先生嘗曰學道之人由枯槁中出者方有立足植躬
之處又書王元鑣客座曰武侯之淡泊明志范希文數萬甲兵以
啖蠶之腹貯之眞所謂不淫不移不屈之大丈夫也蓋人惟能處
貧賤不移乃能處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以無禍福得失之心故也
故居官之要在廉而其本則出於儉語曰儉以養廉古之名臣賢
宰以清德著名者未有不出於儉者也孟子曰儉者不奪人儉則
無欲心無奢望何奪人之有官一儉而百姓實陰受其福不淺矣
袁守定云在官必崇儉必齮得菜根斷乃可行其志若妄費則用

不支將不免濫取矣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常食不過菜及乾魚蒲克仁知泰和縣經旬
不知肉味王璉爲甯波太守自奉儉約嘗見魚肉兼饌撤而瘞之
世號埋羹太守此等高風儉德百世下咀之猶有餘味案眞西山
德秀有論菜說謂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
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係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
至於公卿皆得齧菜根之人則必當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
愁菜色耶康熙間陸師爲新安知縣築菜根亭後圃拔其蔬以遺
僚屬曰不可不知此味也

人一做官奢侈之心不期至而自至然官之一身猶可自制也惟
家中之人一入官衙最易染成宦氣白香山詩云妻妾歡娛僮僕
飽始知官職爲他人蓋傷之也書曰克儉於家故言儉必自持家

始北周韋瓊曰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侈心一生則闔署內外
之人皆將迎合以逢其惡而官箴不可問矣故持家尤必自修身
始

汪輝祖有云宅門以外官也規模狹隘則事上接下無往非獲咎
之端宅門以內家也規模闊大則取多用宏隨在皆虧累之漸而
其要則在勿使家人有居官之樂而已造物勞我以生無論在官
在家總無逸居之日仕路何常宜止則止顧有知止而不獲止者
大率家人累之家人樂於在官卽有不能去官之勢故居官時須
使宅門以內仍與居家無異女紅中饋不改寒素家風則家人無
戀於官而進退乃有裕如之勢吾讀漢書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
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鮑恢過其家見夫人布裙
曳柴從田中歸吏歎息而還羊續爲南陽太守妻子往造閉門不

納以所藏布衾敝裯鹽麥數斛顧敕其子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明胡壽安任信陽獲鹿新繁三縣在官未嘗肉食不攜妻子之任或謂之胡曰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稚子尤易惑也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爲累耳秀水陶勤肅公模由縣令歷封疆三十年未嘗攜眷至署及總督兩廣其妻始一到官然不久卽遣歸里案此四公者實人之所難若曾文正公之在官使其家婦女俱紡棉織布子則延師教學不使外出如家居然可以爲法矣

不儉必不能廉不廉恐至奇禍豈但監追籍沒已哉我輩爲外吏儉爲第一關鍵此關持守不嚴則一切無足觀矣宋仇愈在明州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曰三千愈驚曰吾爲郡守費不

至此所費既多安得不貪遂止廖德明選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追還薦章夫一飲一食至微耳而觀人者卽於此卜其平生之志操焉呂東萊之儉訓曰牽裾肘見納履踵見不爲友愧殺鷄飼母摘蔬飼客不爲客愧夫爲不愧乃見古人風格近世士大夫塗飾耳目貧於家不貧於身貧於親不貧於賓謂不露寒酸本色而其末難持恐不能不別開徑竇也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苟好華侈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正謂此也

古人云儉以成廉凡紛華奢靡之徒未有不自黷貨中來者夫苟取而濫費與約取而節用寬窄勞逸政足相等善哉蔣伊之言曰與其妄取施惠不如勿取與其濫費于人不如省費眞名言也宋

彥彬嘗書座右云俸薄儉常足官卑清自尊廉儉二者蓋交相爲用也

鄭瑄云廉者居官分內事也物交勢逼浸不自由素貧賤有妻子啼號之撓素富貴有口體豢養之需喜聲譽則飾廚傳以娛賓務結託則厚苞苴以通好甚則男婚女嫁囊帛櫃金皆此是資雖欲廉得乎故治身之要莫如崇儉蒞民之時無異處家之時用官之財不啻用己之財斯可矣

張士元答周仲和書云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儉而今之縣治則又非纖微省嗇所能濟事蓋左支右絀之情形時時有焉然亦當以制節謹度之意推之期於濟事而止馬援告梁松竇固曰爲貴當使可賤因增一語曰居富當使可貧

于成龍六戒云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

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天譴卽費用必思所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曰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比推此充類至盡惟恐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學治臆說云身兼庶事萬不能瑣屑理財然出納之數斷不可不知盡委經手之人而已不與聞則我不挪移有挪移者我不侵盜有侵盜者至交代時水落石出噬臍無及矣宜屬司筭鑰者分列正入正出雜入雜出四簿隨時檢閱則倉庫出入相符不相符有餘不足之數一一在心設遇去官交代冊籍頃刻可成雖猾吏無能爲弊更可不致遺漏款目受後任之推敲矣其立簿之法一正

入簿記銀穀應徵之數及稅契雜稅耗羨等項一正出簿記銀穀之應解應交應放應墊之數及廉俸幕脩等項一雜入簿記銀之平餘穀之斛面及每歲額有之陋規等項應入己者可質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諱也若額外婪索是爲贓私不可以入簿者不可以對人卽不可以問心鬼瞰之神鑒之悖入悖出自愛者必不肯爲一雜出簿記應捐應贈及日用應費等項以上四簿乃官中理財之道官事稍暇隨時考校正入稍虧或有借墊則先以雜入補之而用自不敢不節此皆記其總數或十日一結或半月一結其流水細賬則責之司出入者而權不任焉否則雜入者濫用而正入者有虧至交代時或不自知其故矣丁日昌曰入數出數了然明白復量入以爲出自不至窘絀可以爲官矣此下手第一關頭也

蜀漢董和爲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侯服玉食

婚姻葬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爲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宋楊簡知溫州廉儉自將奉養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閭巷雍睦無忿爭聲民愛之如父母

明海忠介公瑞令淳安例有公燕卽以祀神牲治具後爲母壽特市肉二斤更不特殺

明陳茂烈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衣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樸陋乘一疲馬人望而敬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不辦一帷治畦汲水身自操作吏部以其貧祿以晉江教諭不受爲奏給月米

勤政

說苑魏文侯告西門豹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

治乃行蓋才以習練而成智以閱歷而出故稱官之能者動曰老
吏老者久之謂也尹會一曰居官者無論才之長短祇此寸心中
嘗存一爲國爲民之念視爲天經地義則不拘何職必能顧名思
義勉求盡分思之思之才力出矣語曰勤以補拙豈惟補拙而已
民生之苦樂政治之得失胥以官之勤怠卜之古之宵衣旰食惜
寸惜分皆以此也

明王忠烈公章授諸暨知縣祖帳歸稍暮其母呵跪予杖曰朝廷
以百里寄酒人乎章伏地不敢仰視親友爲力解乃已夫以酒食
小故尙受杖責如此况其大焉者乎故章治諸暨治鄞皆有循聲
兩縣民相與爭挽也元東平王拜住爲太常時吏就第署字適在
後園閱羣戲出稍後母厲聲呵之曰官事不治若爾所爲豈大人
事耶拜住深自刻責二人者一爲循吏一爲名臣皆得於家教如

此不辱國卽不辱親故曾子曰蒞官不敬非孝也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息者勤之謂也語云戶樞不蠹流水不腐此最善喻故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南齊傅琰與父僧佑爲令俱有能名時言諸傅有理縣譜建康令孫廉嘗問琰子翽曰聞丈人發姦擿伏如神何以至此翽曰無他也惟勤而清耳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凝滯欲不治得乎宋范文正公仲淹嘗曰吾遇夜就寢卽自計一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爲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爲之事相稱則鼾鼻熟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者古名臣之用心如此昔朱莊恪公桂楨授漕運總督時有疾以剔蝨積弊廢寢食數日形骨立扶掖之見者憂之而卒無恙人問所藥曰我不知疾惟見官事當了耳問官事何能必了曰我先治我亦不

知爲治官事可謂勤之至矣

元張養浩牧民忠告云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己勞則民逸己逸則民勞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無倦此真萬世之格言也歟

陳宏謀申飭官箴檄云做官宜耐煩勞一郡一邑何事不待理於我何人不仰望於我每日所事非關百姓身家性命卽關地方風俗人心其中情僞百出疑難多端小心翼翼猶恐有誤豈可有厭煩之心惟日孜孜猶恐不及豈可有憚勞之心人謂居官可免煩勞不知正惟居官則不能不煩勞亦不敢不煩勞也故有官司耐一時之煩勞而四境受無窮之福澤卽有官司厭一時之煩勞而

百姓受無窮之擾累者矣况事雖極繁雜自有端緒能耐煩勞則心與事習理得心安久之將有不煩而得不勞而理之效近見各屬明知事之可爲職之當爲而或畏其難或以爲迂或陽奉而陰違或始勤而終怠卽如日行案件亦有潦草塞責得過且過甚至上司公文並不全看頒發條款並未細閱偶遇叩問驚愕失措茫然不知皆坐不耐煩勞之病苟非充類至盡不能自祛痼習故以此爲諸君勗

又申飭陝屬檄云居官之聲息相通專藉文書官衙之斟酌可否先在稿案上頭片紙隻字皆關生民休戚郵筒羽檄星馳罔非官常政要如州縣肯實心措辦則空文無非實事不然實事亦成空文乃并空文而不留意所關吏治不淺果如奉文時自己有一番玩味定稿時有一番參酌及至奉行因地制宜隨時補救又有一

番布置防範自然事得其理民受其益

李制軍紱云居官大戒第一蒙蔽蒙蔽之害中於不明者十之二三中於不勤者十之七八蓋人卽知識短淺而事事躬親則奸欺者不能盡其術惟因循積壓怠玩廢弛則顯子人以作奸蒙蔽之地而欲人之不欺我者難矣今欲力祛諸弊惟有一主於勤勤省閱而案牘之壓閣者少矣勤勾稽而出入之侵欺者遠矣鞫訊勤而情僞悉孰能亂我聰明決判勤而拘繫釋誰得肆其魚肉閭閻之所惡者訟師勤庶獄而雀鼠息爭訟師之伎倆無所試鄉里之所苦者盜賊勤巡閱而萑苻遠跡盜賊之根蔓無所滋一勤而百事治何蒙蔽之足患乎

學治臆說云官之一身實叢百務精神稍不周到卽開左右窺伺之機宜設粉版一方將應辦事件隨手登記辦一條抹一條自無

遺忘之患事須謹慎者或密書手摺誌之總不必陽詡精明授人罅隙然此謂意中經畫之事若日行常件則各立一簿以記之日稽獄囚簿查管押簿憲批簿理訟簿堂籤簿堂事簿時時檢閱以備遺忘諸事自無叢脞之弊

晉陶侃鎮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明帝太甯三年復以侃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恭敬聰明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閑常語人曰大禹聖人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隋高頌每以盤盛粉置臥側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明錄以入朝行之

唐裴耀卿勤於政事夜看牘晝決訟養一雀每初更有聲至五更則急鳴耀卿呼爲知更雀廳前桐樹羣鳥翔集耀卿以鳥鳴爲出廳之候呼爲報曉鳥

宋劉韜累厯大藩事無巨細必親臨之稍暇逸心不自安爲政愛人求民瘼如去己病小民犯罪或越法縱舍至大姦則立斷不疑

宋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常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苦

清陸在新康熙初爲廬陵知縣單車就道始至誓於城隍神不以一錢自污晨起設香案令贊禮生誦戒石銘四句已跪而聽之四拜起然後治事以爲常錢穀耗羨革除殆盡傍水設五倉便民輸納建問苦亭於衙西朔望坐亭中訪求民隱時裹糧攜

供具歷山谷間勞苦百姓軫其災患而導之於善修學校進諸生考論德藝如爲教官時設四門義學刻孝經小學頒行之

親民

謝金鑾曰州縣乃親民之官爲之者別無要妙只一親字認得透做得透則內上下諸弊皆絕萬事沛然無所窒礙矣

爲吏者能畏民而後能愛民能使民畏而後能使民愛書曰可畏非民又曰用顧畏於民若言畏民也畏民則所以勤求民隱者無所不至人溺由己溺也人飢由己飢也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伊尹曰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之溝壑之中畏之至故愛之至畏所以成其愛也使民畏者非嚴刑苛罰之謂也史之頌堯者曰畏之如神明言使民畏也刑賞持平教養兼至民不能欺亦不能忘故孔子曰大畏民志可以使無訟如是而有不愛者乎畏之如神

明故愛之如父母無二道也官與民交相畏斯交相愛要而言之
官民一體而已

陳宏謀云地方官職在牧民民之事卽己之事也一舉一動皆須
從民生起見舍爲民而言辦事其事可知其居官亦可知矣顧炎
武云古之官者爲人今之官者爲己爲己之念多則所爲損民以
益己者將無所不至矣文王視民如傷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真
能爲民者也古帝王尙如此况縣令乎宋呂本中童蒙訓云愛百
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
心有所未盡也

親民之道只一恕字恕者絜矩之道也言恕則仁在其中故曰強
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有身家性命我亦有
身家性命我苟發一令施一政行一罰派一費易地而處我果能

受不能受乎我果樂從不樂從乎我之身家性命果有利無利有害無害乎事事反己以思則好惡同民自無任性妄爲之舉治一邑如此治一省如此治一國亦無不如此此之謂恕此之謂絜矩之道張養浩云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縲綆如己在縲綆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凡民疾苦皆如己疾苦也雖欲因仍可得乎事事設身處地而想亦恕之道也

隋時魏得深爲貴鄉長轉館陶貴鄉吏民間之歔歔流涕語不成聲既至館陶闔境老幼皆如見其父母貴鄉父老詣闕請留詔許之館陶父老詣郡相訟以貴鄉吏人歌呼滿道館陶衆庶合境悲泣因從之貴鄉者數百家唐韋景駿初爲肥鄉令後爲趙州長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小兒亦與焉景駿曰方兒曹未生吾已去邑非有舊德何故來對曰耆老爲我言學廬館舍橋鄣皆公

所治意公爲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爲留終日觀二公之事
民情愛戴如此古所以誦民之父母也

清初劉繼聖以貢生知慈利縣值滇賊初平人民彫敝繼聖勤爲
撫恤不輕用刑與民語常呼爲兒有罪人被杖而呼蹙然曰兒再
忍一板慈利人皆相傳戒犯法戚我爹也真不愧親民之官者也
南豐劉觀察衡爲牧令不設門丁不暱書役日坐堂皇決獄至數
十民以爲便嘗言牧令親民之官惟不自親其民或狃於便安門
丁書役得因緣偵伺以售其奸而官與民日益遠是司牧之道無
他官須自做四字蔽之而已吳殿撰壽椿曰先生之蒞治一邦也
視百姓如家人視百姓事如家人事獄辭無大小皆手治之嘗懸
設身處地之額於二堂聽事之對面以自觸省故爲牧令十餘年
所理皆得情無一上控之案雖處繁劇之區不踰期而案牘希簡

與民相安於無事有月餘不接一呈詞者其初赴官時其父箴之曰母作孽母作孽之法惟親之一字耳

元張文忠養浩曰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常先意得其所欲焉其理無他誠而已矣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哉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之不及矣夫爲人母者不必皆有才智者也然一誠求則不中不遠以心乎子也若心乎民之心如心乎子之心焉有不賢之母哉

于成龍示親民官自省六戒云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視其寒饑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

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

程中丞含章云州縣之患莫患於上下隔絕而情意不通不思所以通之動曰民刁民蠻而嚴刑峻罰以隨之則愈刁愈蠻不可復治矣且思民之刁孰使之刁民之蠻孰使之蠻也哉况乎其未必盡刁盡蠻也曾不自反而專以責民夫豈情理之平且夫牧令者親民之官也官尊民卑其勢易睽也吾自不與民親民孰親之吾卽與民親民尙疑畏而不敢親况乎以惰暗倨傲之心行刻薄貪鄙之事民有不望風而去者哉必也潔清自守以服其心明速決獄以恤其力鋤奸伐暴以去其疾興養立教以導其機而又於聽訟之暇徵糧之際踏勘相驗之時百姓千百爲羣環觀列侍吾乃

進而教之以孝弟忠信之理睦婣任恤之道惻惻款款出於至誠
彼民也見官長之實心爲我莫不戴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卽有
小不如意之事皆曉然諒其心之無他而豪暴之徒亦將斂跡而
不敢逞民氣於焉大順矣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爲厲己也吾願諸君子之爲政親民以通上下之情也丁曰昌曰
以惰暗倨傲之心行刻薄貪鄙之事比於百姓之刁蠻者相去曾
有幾何是以不當責民只宜反己有惻惻款款至誠之心則百姓
自以心相見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能照此實力做去治績便
不在兩漢下勿以爲老生常談而忽之

養民

孟子一書備陳養民之政極爲平易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
其言農政也曰樹藝五穀曰深耕易耨曰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曰

上農夫之田食九人其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下次食六人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其言畜政也曰五母雞二母彘老者可以食肉曰數罟不入滂池魚鼈不可勝食其言林政也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其言王政也曰省刑罰薄稅斂曰市廛而不征罰而不廛曰關譏而不征曰廛無夫里之布曰耕者助而不稅曰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養民之政大概如此而極其效則曰黎民不飢不寒曰使民養生送死無憾曰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此皆所謂王道之始也孟子之言王道悉本人情而後世能及此者卒鮮惟兩漢循吏庶幾有近之者爲有司者但本孟子之意推而行之不必別求異術也

許三禮答陳齊永問曰聖門冉求具足民富國之才夫子亦嘗許其藝可從政由今思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其道果安出曰考之先王九年有三年之積若三年該有一年之積此古法也再思足民之道無過開其源節其流二者而已然節之權操自上民不能自爲也如民之惰於農者上勸之勤不能耕且織者上教之耨以紡乘其年豐有餘上多方設法勸之積宜水田者或令之開渠或令之鑿井或令之蓄水宜果木者或令之種桑或令之種果或令之培材宜畜養者或大而馬牛或小而雞犬或又細而池魚以六府言之原不但穀是農事如金木水火土各方所產不同或銅與鐵或竹與梓或滷與酒或陶與冶或鹽與硝何非佐農事之不足者件件精心以治之皆所以開其源也至害農者不一端小民終歲之勤劬不足一事之耗費可念也上爲薄其稅斂減其徭役息

其詞訟又多約束蠹役省其剝削抑制豪強免其橫侵消弭賊盜
絕其暴掠害農者已去其半若農之自爲耗者亦不一端蓋軍國
當多事之日大兵大禮大水大旱恃其平日之積事事撙節冀免
凶荒若當承平無事之時奢侈淫心縱雖小民一念之淫佚可廢中
人之產者有之上爲之發其禁令除每年供賦及仰事俯畜外有
鮮衣怒馬崇宮盛筵者禁之有婚嫁侈費喪葬無度者禁之諸如
習於奢俗慶生辰賀字號輒動打網請會戲筵綺席二三十數成
羣者禁之或惑於邪教祈平安福造神道祠每至斂錢佈施打醮
演戲月每幾舉者禁之如此等害農者又去其半件件留心禁之
皆所以節其流也信此開節並至三年行之民足何難蓋求也藝
如不能絕其聚斂道果安出竊意足民之道最要在上之清心寡
欲故能大法小廉絕其橫征暴斂不令其不足乃叫足耳

漢龔遂之治渤海也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隴五十本
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雞使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益課收斂畜
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訟獄止息芟充守
桂陽教民種植桑柘麻紵之屬民得利益此皆藏富於民之道也
龔遂之爲治全法孟子保民之策可見治道尋常無奇祇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而已足矣

明楊忠愍公繼盛貶狄道典史其地雜番俗罕知詩書乃簡子弟
秀者百餘人聘三經師教之鬻所乘馬出婦服裝市田資諸生縣
有煤山爲番人所據民仰薪二百里外忠愍召番人諭之咸服曰
楊公卽須我曹穹帳亦舍之况煤山耶番民信愛之呼曰楊父吾
嘗聞狄道水磨甚多皆忠愍所創置至今爲一方大利又冬寒爲
製入水皮褲民稱曰楊公褲足見官無大小卽一典史而實政及

民若此今之爲官者往往怠政苟安不肯爲民興一實利創一實業皆孟子所謂是不爲也非不能也

王太岳涇渠序云自中古以降生民風氣日開其於衣食切身之謀固非上古屯晦鈍樸以待上之纖悉教詔之也彼其智巧溢而貪競滋苟利所在雖立法禁限之猶且不能若其熟視而莫肯趨者則必土之所不宜俗之所不習與其力之所不贍焉耳而上之人且噉噉然朝下令曰力爾菑畬暮下令曰盛爾蠶織彼民者未見其絲髮加益吾事也而百姓固已怨矣若此者非徒不適於衆情也且又不度己力之所任蓋漢之時嘗傳循吏矣農桑教化使其民親之如父母豈有他謬巧哉愷悌出於性成而經營之才足以副之然亦幸其時去古不遠法令省約訟獄希少吏得從容一意以自親於民而周知其便利隱曲之事又自丞尉以下若曹掾

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皆以儒生學士爲之行可以備察舉而才可以至公卿大夫之分務宣化而無壅闕撓抑之患是故上之誠意足以及民而民之奉令無不曉然明白以悅從其上夫是以教易行而事易治也後世不然官政紛於簿領吏能疲於聽訟州縣之吏旣不能與百姓相見凡所舉事一以文具相承接而所任使乃不出乎貼承隸皂與鄉里保甲之長類皆閭里小人悍黠嗜利卑污無恥日伺官府點簽與其輩曹舉手相慶符紙一下驚擾四起如是而欲與之共民生之大計則亦何澤之能究何功之能集哉是故爲政者之舉動不可不慎也

田制不一善爲田者大抵皆取遂徑溝畛之遺意近水之處有圍田櫃田沙田塗田架田之制山地則有梯田之制詳見於農桑訣及勸農書康濟錄諸書惟田地少者最宜區田之法地少而收倍

古之人多有行之而效者楊員外景仁謂北方宜仿園田之法可備水旱至於圃田則種蔬菜果木其利尤大英人有善爲圃者擅五洲之宏利富過君侯安得有司有田畝經綸者教導一邑以爲之倡也

晉顏含除吳郡太守王導問曰今蒞名郡政將何先含曰王師歲動編戶虛耗南北權豪競招游食國弊家豐執事之憂且當徵之勢門使反田桑數年之後欲令戶給人足如其禮樂俟之明宰

唐劉晏爲轉運使以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日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應蠲免救助之數及期晏卽奏

行應民之急不待其困斃流亡餓孳然後賑之由是民得安業
戶口蕃息

唐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洊經寇亂居民不滿百戶全義選
麾下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
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流散勸樹藝蠲其租稅惟殺人者死
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又選壯者教之戰陳以禦寇
盜數年之後都城坊曲漸復舊制諸縣戶口率皆歸復桑麻蔚
然埜無曠土全義明察人不能欺而爲政寬簡出見田疇美者
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
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
之未嘗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
訴以乏人牛乃召其鄰里勸使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戶

豐實凶年不饑遂成富庶焉

明曾泉謫典史蒞事勤能勸學興禮督農事稽女工貧窘無牛具者貸與耕種無木棉者借與紡績時歷鄉村察其勤惰又率民墾荒田以積麥穀樹材木以備營造通商賈以完通稅官有儲積民無科擾歷任三年家給人足

明張需守霸州見民游食者多每里列戶置簿計其男女大小口數派其合種粟麥桑棗及紡績之具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按簿驗之缺者必罰於是民無游惰不三年俱有恒產畿內蝗災捕之有法魏驥巡至其部異之下其法於諸郡

教民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人之與人相去無幾未有甘爲不肖者爲民上者素無教養之功一旦犯法從而

刑之且詡詡然自矜其鍛鍊之能鉤距之術是賈子所謂無肉心者也孟子云不教而殺謂之虐痛哉言乎張養浩曰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饑者衆爲民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哉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則謂人必有是心然後可語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人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之所發非過也

陳宏謀寄張侍御考書云居官者惟以缺地之美惡定宦途之順逆旣蒞其地遂疾視其民不以爲民不知恩則以爲民不畏法而民亦從而腹誹之上下交疾而治不可問矣夫一門之內尙復頑良不一何況一邑何況一省正惟人有頑良也故設官以治之官其地者人情苦樂風俗美惡有不容己之情誼有必當盡之職守早夜孜孜求所以轉移化誨之道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善政於是

乎出國奢示儉國儉示禮善教於是乎興所謂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之政也動謂民不知恩蓋先問己之有恩與否動謂民不奉法蓋先問立法之善與否居常持此以自勉猶不失爲循良之吏圖民錄云敬老所以使民興孝也吾敬其老彼焉得不以孝事父母乎故不特來見者當以禮接之有百年者就其家見之可也敬士所以使民興行也吾敬其爲士民焉得不以是爲趨而勉爲士行乎故不特來見者當以禮接之有賢而隱者就其家見之可也人情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居是方而使一方之人無不悅令聞廣譽豈不休哉然而操之者至約也夫亦曰敬而已矣

葉鎮作吏要言云忠賢遺跡年久沉沒於荒煙蔓草者亟爲搜尋考核復其故址而表章之揚前哲卽以勵後人舉節一事貧族或

鼎夏治言卷四
慮上下衙門胥吏需費竟有遲疑不卽呈報者須出示曉諭並留心訪實飭速舉報或略爲經理不至沒潛德之幽光且使人知節義之足重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吏不奉宣霸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然後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於民間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及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凡治道去其太甚者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悌貞婦順孫日以衆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興於行誼其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秩中二千石而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吳顏邵爲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及非禮之祭小吏姿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

北魏李平爲相州刺史勸課農桑修飾太學簡試通儒以充博士選郡之聰敏者教之圖孔子及七十二子於講堂親爲立贊先是臺使多好侵漁平乃畫履虎尾踐薄冰於客館注頌其下以示誠

隋梁彥光爲相州刺史初齊亡後衣冠士人多遷關內惟技巧商販及樂戶之家移實州郭由是人情險陂安起風謠彥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招致大儒每縣立學非聖賢之書不得教授

常以季月召集臨試有勤學異等聰令有聞者升堂設饌其餘
並廊下若好諍訟墮業無成者則坐之中庭設以草具及大成
又爲舉行賓貢之禮祖之郊外資以財物於是人皆尅勵風俗
大改

宋劉清之嘗作諭民書一編首言畏天積善勤力務本農工商
賈莫不有勸勉以事親睦族教子祀先謹身節用利物濟人婚
姻以時喪葬以禮詞義質直簡而易從邦人家有其書非理之
訟日爲衰息又以士風未振每因月朔具酒殽與諸生輸情論
學設疑問以觀所嚮然後從容示以先後本末之序學者日衆
則增築臨蒸精舍以居之所講先正經次訓誥音釋次疏先儒
議論次述今所紬繹之說然後各指其所宜用確然有可舉而
措之之實

宋程顥令晉城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乃爲擇富而可任者預使貯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其父兄出所以事其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保伍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癯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其子弟之秀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

宋張載爲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宋張栻所至郡暇日召諸生告語民以事至庭必隨事開曉具

爲條教大抵以正禮俗明倫紀爲先

宋程迥居官臨之以莊政寬而明令簡而信綏強撫弱導以恩義積年讐訟一語解去猾吏奸民無不感激悛悔暇則賓禮賢士或進子弟之秀者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祠廟非典不祠揭隱德潛善督表之以勵風俗

宋鄱陽彭器資每值月朔衣冠數十輩來見各拜跪進問起居而退客甚訝之問彭此輩何人彭曰皆鄉里後進子弟也昔范文正自京尹謫守是邦其爲政以名教厚俗敦尚風義爲先鄉人仰慕咸傾嚮遂以成俗故至今爲尊長者以父兄自處而不辭後進以子弟自任而不敢忽久之不變也此大賢爲政之效可以爲法

清楊朝正康熙中知東昌府月朔望宣講上諭春秋徧歷郊野

課農桑歲暮訪高年者賚之其賢者尤尊異焉東阿教諭王瑛
事繼母孝歲荒救饑民數百監生崔允璧建橋通濟開設兩渡
船朝正請於布政司並旌其門民有蠲金治道者置酒勞之由
是人爭向義

清駱鍾麟爲塾厓知縣爲政先教化臨事裁決如流察微洞隱
若家至戶覲人畏之如神渭水決壞城郭廬舍鍾麟齋沐臨禱
請以身當其衝河卒他徙每春秋大會明倫堂進諸生迪以仁
義忠信之道增刪藍田呂氏士約頒諸學舍朔望詣里社講聖
諭十六條訪耆年有德孝弟著聞者召使見與均禮歲時勞以
粟肉立社學擇民間子弟授以小學孝經飭保伍修社倉百廢
具舉民有爭訟後悔願寢事者令兩造得自言慰遣之所案治
卽豪右居閒莫能奪俗多錮婢女至老不嫁鍾麟下令禁止里

婦有拒姦自裁者爲具棺殮葬率僚屬爲文祭之李中孚縣人也數造其廬事以師禮

清沈端恪公近思爲臨穎知縣縣西蓄岡村俗甚惡近思創義學延師課童子手定程簿爲期使之來自覈其課及期村童數十人父母皆爲製衣冠坐牛車聯翩赴縣廨乃按程簿覈其勤惰而加賞罰焉經旬復來子弟皆向學其長者日馴遜早納租稅恥爭訟近思又買田以歲入給師膳薪使久而無廢蒞穎七年膺卓薦以去士民攀車灑泣不得行